

“苏非花园”克什米尔游(下)

邱永辉

克什米尔之王——“瑞西”

如果你问当地人，瑞西(Rishi)是什么意思，他们会告诉你，瑞西是克什米尔语，意思就是苏非。询问当地的学者，一位教授告诉我说，苏非和瑞西的不同之处在于，苏非来自中



克什米尔大学伊克巴尔图书馆

亚各地，而瑞西则出生在克什米尔。因此，瑞西运动就是克什米尔本土的苏非运动。

距斯里那加城 35 公里的奇拉尔·夏里夫山上，是纪念克什米尔人民敬爱的瑞西谢赫·努尔丁(Shāikh Nur al-Dīn)的圣地。该圣地建筑以木质为主，配有中国木雕图案，曾是当地最精美的杰作，可惜由于政治动荡产生的武装冲突，于 1994 年被烧毁。现虽得以重建，但尚未完工。该圣地前有印度军方的堡垒和驻军，以防再次产生失敬行动。

谢赫·努尔丁出生于斯里那加近郊，生活在 1379 年至 1442 年之间，是“瑞西运动”的创始人。他常年居住在环境恶劣、缺水少食的丛林地区，赢得了许多人的心，也致使许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。其中最著名的四大追随者(Khulafā)分别是婆罗门首领、印度教皇家成员、军队首领等。瑞西谢赫·努尔丁和他的四名追随者后来有了 99 名追随者，并随之在斯里那加创立了传教运动——历史上最大的瑞西兄弟会，该运动一代又一代地继续了下去，瑞

西谢赫·努尔丁也因此享有了谢赫·乌·阿拉姆的美名，被克什米尔人民称为“克什米尔之王”。

在通往瑞西谢赫·努尔丁圣地的道路两旁，每隔一百米左右便竖立着一块绿色铁牌，上书该瑞西创作的诗歌。他以当地语

言书写的赞神诗，被誉为“克什米尔的古兰经”(Koshur Qur'an)。陪同我一起前去的巴吉，叫司机在每一块铁牌前停车片刻，以便她朗诵这些优美的诗歌。

瑞西运动使众多克什米尔民众改信了伊斯兰教，谢赫·乌·阿拉姆的四大追随者在当地都有纪念圣地，以便后人世代怀念。

至 15 世纪末，穆斯林已经成为克什米尔地区占多数的信仰民众。据印度教徒的资料记载，几乎所有传统的贵族部落都皈依了伊斯兰教，当地已经建立起了穆斯林组织机构、修建了为数众多的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，波斯语替代了梵语成为官方语言，行政机构也伊斯兰化了。惟一留在印度教圈内的，是最高种姓婆罗门“潘地特”，至 16 世纪初，克什米尔大约还有 8 千个婆罗门家庭。

苏非花园里的苏非研究

走马观花似的清真寺和圣地访问，并没有使我感到满足。当我提出要访问克什米尔大学时，巴吉的丈夫立即写了一封致克什米尔大学

校长的信。他一面提醒司机注意事项，一面告诉我：“你很幸运，大学还在上课！今年冬天因为特别的寒冷而延长了冬假，取消了暑假。”我接过介绍信时，觉得他就像一位天使。

克什米尔大学校园给我的第一印象是，这可能是世界上自然风光最美的大学了！雪山映衬下的茵茵绿草坪上，是盛开的各种鲜花。柔和的阳光轻轻地洒在那些年轻学子们的脸上，洒在 伊克巴尔图书馆“楼房顶上，洒在精心修剪的树枝上，让校园里的一切都显得特别的清新动人，令人愉悦。

带着愉悦心情，我见到了热情的穆罕默德校长先生 (Dost Mohammad)，并享用了他为我备下的茶点。校长先生还为我的访问做出了精心安排，让我心存感激。在 伊克巴尔图书馆“参观时，工作人员不断地向我介绍有关苏非研究的著作，并立即抱出来让我过目。我没有放过学习的机会，抄录了一些目录。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可能是百科全书似的《苏非的世界》和新出版的《苏非研究经典著作》6卷本。

随后我参观了大学的中亚博物馆。该馆精致小巧，管理有序，从细心选择的丰富展品，明显可见克什米尔作为中国、中亚、南亚的交汇点，在历史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的角色。看着那些来自中国西北部地区的佛教文化收藏品，再看看眼前这位穆斯林解说者的衣着和模样，让我感觉似乎身处我国的新疆地区。

克什米尔大学是一所综合性大学，在文科方面的传统研究长项是中亚历史文化、伊斯兰教和苏非研究。校长先生力荐我去历史系，说那里有最好的苏非研究教授，于是我来到了穆罕默德·阿夏夫·万尼 (Muhammad Ashraf Wani) 的办公室。我谈起最近读到的印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、尼赫鲁大

学历史系的罗米拉·塔帕尔教授的新书《印度过去的未来》，也谈及了我自己关于伊斯兰文化在印度的发展的观点，万尼教授立即觉得与我一见如故，他高兴地将他刚出版的新著《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——14至16世纪》赠送与我。我接过这本厚重的新书，深信这是一部研究苏非教团和瑞西运动的力作，同时也注意到这是他书桌上的惟一本样书，感动之情油然而升。

据历史系的其他教授介绍，该系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还有：资深老教授阿布杜尔·拉非克先生的《克什米尔的苏非主义》、M·I·可汗教授的《克什米尔向伊斯兰教的转变：穆斯林瑞西的作用》等。热心的教授们表示，欢迎中国学者到克什米尔大学进行参观、学习和交流。

对克什米尔的访问结束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暴力动荡得以制止，真正的和平能够回到克什米尔，这里无疑是研究南亚苏非主义的最好去处。记得我在克什米尔的第一天，就注意到所有的清真寺门口或院里，都有大量的鸽子。我随意地询问身边的一位穆斯林，他的回答是：“在鸟的世界里，鸽子就是苏非！它们传播神的信息，传播爱与和平”。是啊，在“苏非的花园”克什米尔，你不仅能看到死去的苏非仍然活着，能看到许多今日苏非的生活和工作，还能从这里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事物中，看到苏非——苏非的影子、影响和精神。我相信总有一天，苏非的精神和克什米尔人民对和平的热

爱，会使永久的和平变成现实。当那一天到来时，我会再访克什米尔，而在此之前，我会虔诚地为这座苏非花园和她的人们祈祷。

